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十八回 游賜第淫心畢露 繳資財庫藏充盈

調寄〔調笑令〕詞曰： 個儂，個儂，忒煞風流興濃。整日夜將情縱，家財沒為公共。公公，公公，今朝入我囊中。

卻說瑤華聽說有旨代上大闕，所以京營中都來請安，因問旨意下了沒有，長史道：「還不曾下來。」瑤華道：「且待旨意下了，再上門來請安也未遲，何必這等著忙？」鬱李在旁道：「這些營弁得知利害，所以不敢怠慢。」瑤華吩咐長史道：「都替我說有勞。」長史答應，又稟道：「公主要看交割檔冊，但檔冊有兩大箱，查閱需時，現有點冊簿一本，先呈查看。如要那一項檔冊，遵示繳進。」瑤華道：「使得。」令張其備將點冊簿收下。長史出去了。

瑤華仍回到大樓下，在一張書案邊坐下，將那點冊簿隨手翻閱，第一項就是房屋門，共七處總計二千五百八十間，瑤華對梅影道：「不得了，竟是分了一分大大的家私，與我住房不算，還要取房租錢哩。」梅影道：「公主將來事業大了，也得這些進益。」瑤華又翻到後邊，見有一條木器門，總共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一件，笑對梅影道：「你看這些木器，連嫁你們的裝奩都有了。」引得眾丫頭們都笑起來。正笑著，張其德來稟道：「這些老女人還在前廳伺候，公主怎麼個處置他？長史們來請示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倒忘了。」就對素蘭道：「你們看有穿不著裙襖，每人賞他們一件，叫他們穿了進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素蘭即去找尋。

梅影在旁道：「這些老婦人不過客氏手下看門的僕婦，公主與他並不認識，有什麼話問他？」瑤華道：「他們方才在門外混鬧了一頓子，也不知是為什麼，故要問他一個明白。」

正說著，已見素蘭撿了些舊衣服出來，遂交與周青黛，轉遞與張其德，發出去了。又見周青黛來稟道：「令史們來稟：兩位親王送的八個宮女，要進來叩見公主，並請示下撥在那處承值？」瑤華道：「且傳他們進來，見了再說。」

周青黛出去，引了進來，齊齊的向瑤華叩了頭分班站立。瑤華先看左邊的四個，只有一個面貌還清秀，其餘三個都是粗用的人。右邊的四個，更不如左邊的，約來年紀都有二十以外，粗腰短項，似不像個處女，遂問道：「那四個是趙王府的？」左邊的道：「婢子們是。」回頭問那右邊的道：「這麼你們是宋王府中的了。」眾皆答應，又道：「你們在府中，平日當甚職役？」左邊的稟道：「婢子們自幼撥在郡王宮中伺候，後大了，也有分在局內當差的。王爺知道公主沒有多帶人來，所以撥來伺候。」那右邊的道：「婢子們都是在宮中伺候王妃的。」

瑤華道：「好的狠，多承你們王爺費心，撥你們來替我幫忙，且暫出去歇息，等我想職司，分派你們承當。」八個宮女答應，瑤華令周青黛，引他們到二層廳上耳房內暫居，令荷香將八個名字開來。青黛應著引出去了。瑤華對梅影、素蘭道：「八個之中，只有一個稍覺可以，這七個只可膳房、洗膳局內使用。」梅影道：「這兩位王爺不講究，這樣的人物都派伺候王妃、郡王。」梨雲趕著道：「這王爺們不但不講究，還不吃好食呢。」素蘭問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」梨雲道：「你不見這八個，一個個奶高臀大，聲粗眉散，那還像個女兒家。」瑤華道：「你這丫頭的嘴也太快了，這樣話都大聲的講，且也不是你女兒家說的。」梨雲自知失言，紅著臉退過一邊去了。

瑤華令傳隨行副史查問，現在膳房內何人承值，可將這八個宮女應派在何處，著同荷香斟酌妥當，都開在單了送閱。張其德聽了，即傳出去，隨後又領進那五個老婦女來叩見，站在一旁。瑤華細看，也就收拾得乾乾淨淨，不似前番的模樣了。內中有最老的一個，兩個中年的，又兩個約來還不過二十來歲，瑤華問那老的道：「你們這五個人，是一家呢，還是幾家？」那老的道：「是三家。老婢和這年輕穿粉紅襖的是婆媳，姓張。這兩個中年的是妯娌，他家姓羅。那個最年輕的，穿著綠綢紈肩的，是黃貴的妻子。老婢們夫男都正法了，從前都是老祖太太千歲府中的老僕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個叫做什麼老祖太太千歲？」老婦道：「就是這裡的舊房主。」梅影道：「你就說是客氏罷了。」瑤華道：「他不過先皇的一個乳母，那有這樣大的稱呼，這也可笑。他是問什麼罪？」老的垂淚道：「是凌遲碎剮的。」瑤華道：「怪不道受此刑戮。你們在慣這樣人家，我本不欲留你，但看你們孤苦伶仃，卻也不忍。罷了，你這老婦同這兩妯娌，仍在大門上照應。這妯娌兩個要嫁人可向長史說知，看他可有管事人相配，不許另嫁府外的閒人。你兩個小媳婦且暫在裡間，伏侍我幾天，俟我啟行後，再與你們設處。」那五個婦人都趴下叩頭道謝。遂令張其德傳諭長史知之，當將那三個人先引出去了。瑤華見天色尚早，欲往後邊巡看周圍的房屋，梅影道：「須要傳長史引路，不然無人認識。」瑤華道：「長史不便。」那兩個婦人道：「婢子們自幼在府中長大，都可以引路。」瑤華道：「很好，你們不必都去，恐外間有事來，只梅影隨我去罷。」眾婢答應，梅影欲去更衣，瑤華道：「呆子，只算在自己家裡，更什麼衣。」那黃貴媳婦回道：「婢子先去把長巷門拴上，並看看可有雜作人在內，然後再請公主進去。」瑤華道：「使得。」

去不多時，只見黃家媳婦走來道：「都查了，沒有閒人在內。婢子想宅中各處查閱，恐公主走不動，特取了一輛車來，這個車也是舊主人在時所制，款式甚好。」瑤華道：「你且推進來我看。」這媳婦忙去推到廳中，大家一看，果然製造玲瓏，推動之時，叮叮■■，宛如奏樂。又見其中多少小橫檔，都是活動的，其攔手也是可上可下，沒一人懂得。張家媳婦從旁道：「請公主上車，且到路上待婢子稟知。」瑤華坐上去，寬綽有餘，遂叫梅影也坐上，還不甚挨擠。黃家媳婦一人推御，張家媳婦也坐上車沿，叮叮■■的從旁門推出，往北首而去。

瑤華問話，張家的不甚仔細，蓋被這些事件聲響，所以聽不明白。只見張家的下車來，在車後把關捩子一扭，這些事件都不響動了。梅影道：「這車的工夫實在精巧。」瑤華遂道：「在家中乘坐的車，何用這樣精巧？」張家的道：「婢子要稟明白，不知公主可許麼？」瑤華道：「路上無人聽見，你只管說。」張家的道：「這個車原是男人御女的如意車，後來舊主自御，改名叫好春消息車。」梅影道：「你說的我們都不懂。」張家的道：「說原不懂，要做出勢來，就懂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如何做法？」張家的道：「要請公主下車，待婢子坐上，做出便見。」他兩個一齊走出，這張家的坐上，黃家的推動，把關鍵一伸，只見那些小橫檔，自自然然攔的攔，勾的勾，把那張家身子推倒，手也勾住了，腳又架起，不能動彈。張家的道：「這麼一個架子，可是任憑男人戲弄，沒有遮攔掩護的工夫了，所以叫做如意車。」瑤華看了道：「好心思為什麼不放在正經應用的傢伙上去。」梅影道：「你再做那好春消息的架子看。」張家的遂叫黃家的將關鍵扭轉，然後坐將起來，復令將別的關鍵又扭轉來，那兩塊攔手板便落下去了，張家的坐在板上，後臀落空，指著車墊之下道：「這裡睡一男子，男女兩軀正好湊著，再將車子推到那鵝卵石的花砌上，往來其間，不費氣力，自然動搖，豈非至樂？」說罷仍將關鍵扭好，走下車來。

他兩上仍然坐下，已到一個處所，崇樓邃閣，忽然上樓，忽然平地，高下其間，也有大間，也有小室，那車都可以隨著彎轉，全無一點隔礙。自東穿出西首，也不知有多少房屋，也不知如何起造，若不認識的，必定要迷路。

瑤華道：「這是什麼處所？」張家的道：「這叫做西洋台，都照外國的款式造的。」推出屋來，就是花園，從假山洞內曲折著走。張家的指道：「這是石室，內中有石床、石幾，夏月天取樂的所在。」瑤華等從裡望去，真個製造得雅致非常。穿出石室，又是座花樓，再由花樓，又上假山，山尖之上，又一座小樓。張家的指著道：「這是暢春塢，請公主下車來，上樓去一看。」瑤華同梅影先行，兩個隨後，走上樓來。中間的一間，比兩頭的兩間又低二尺多，中間有個木榻，几案條椅齊全，走到榻上一看，是個空的，望下又有一小間，平屋有斜梯可以直到榻上。梅影道：「這又不懂了。」黃家的道：「也是取樂的地方，底下這間是藏人的。」瑤華見榻後板壁上，嵌有一面大銅鏡，徑裡不過三尺來高，橫裡足有八九尺長，問道：「要這何用？」黃家的笑道：「無非助興的意思。」梅影道：「難道還要把自家的醜態照出來麼？」瑤華笑道：「這淫婦從早到晚，大約總不離這件事。」

兩個又上了車，從西又轉到東北角來，又是一座大樓，雕樑畫棟，輝耀異常。張家的在車後向瑤華道：「這裡是堆貯金銀衣飾的庫樓，這些東西都還在。」又稍轉南，從一個圓門進去，見是一個大空院，四圍都是遊廊，遍栽梅樹，中間一個大亭子，也

有一層樓，四圍欄杆都走得轉，大長格子到得亭子邊，遂下車上亭，一切鋪設几案都在。黃家的道：「這是舊主人的梳妝亭，夏月天最涼爽，樓上可以賞月。」瑤華道：「自然還可以藏人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張家的指道：「那對面遊廊後，卻還有一所，也是取樂之地，也可通到西洋台，又可直到二層廳上。」梅影道：「還有房屋沒有？」黃家的道：「那西首還有五大進，不過平常房屋，是侯爺住家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個什麼侯爺？」梅影道：「我記得客氏的本夫，原姓侯，他的兒子叫侯國興，想起來也曾封過侯爵，所以稱侯爺。」瑤華道：「若然該稱侯侯爺。」大家又笑了一回，天色將晚，遂從原路而回，已是排晚膳的時候。素蘭接著道：「游得好樂嚇！」梅影道：「樂的人已樂死了，我們只看得氣，有什麼樂？」瑤華便把這些所見之處說與這些婢女聽了，沒一個不狠罵兩聲。

一宵無事。次日一早，長史已傳進欽天監選的日期條子來，瑤華等已起身梳洗，見那紙條上開著二月二十三日辰時大吉。瑤華道：「又要收拾起程了，明日恐怕要大閱，今日先要把這裡府內的事，分開辦理才來得及。」梅影道：「今日可緩，大閱後還有兩日閒空，正好料理。」瑤華道：「今日先要派撥定了，然後教他們好分手辦理。」梅影道：「極是。」

瑤華梳洗畢，剛要和梅影們商議派撥，只見張其德來稟道：「長史稟請公主到前廳，面稟要事。」瑤華只得攔下，帶同婢女們走出廳來，只見長史率著兩個令史，一同請安畢，長史道：「欽天監已定有出師日期，多不過三四天工夫，府中之事甚多，先請公主派撥，多人分理，才來得及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已想著，正要動手分派，你們來請，故爾停止。你們有何話說？」長史道：「今日令史們收得各莊田租子，同各處房屋租息，共有五年零八個月計算，總其收得二萬九千八百餘兩，此項銀兩還是收貯，抑或隨帶？特請示下。」瑤華道：「府中本有庫藏否？」長史道：「客氏原有未動金銀兩大庫，零用金銀兩庫，都收在檔冊上。」瑤華即令取那檔冊來，長史隨叫令史去取。只見外邊又傳進兵部抄錄旨意送來，接遞到瑤華面前，看是：

奉聖旨：本月二十日大閱京營武備，著十四長公主代朕查閱，並即挑選出師兵三千，照依額設府衛都司各弁統領，隨同進剿。欽此。

又兵部循例，製造出師將軍盔甲十三副，挑選驃壯馬十三匹，鞍轡十三副送來。瑤華即令收下，打發賞封去了，已見令史持到庫藏檔冊，瑤華看那冊，開發銀門廣積豐盈四字號，廣字金庫，共兌現黃金二十四萬兩。積字銀庫，兌現白銀五十一萬兩，俱未開動。豐字金庫，係貯零星條塊葉子不等成色，共兌現一千五百四十六兩有零。盈字銀庫，係貯各路不等樣式定件成色銀，共兌現五千八百七十九兩有零。

瑤華遂道：「這銀數不少。」又查見冊上物件，亦甚繁多，遂道：「皇上止賞我房屋，不及東西，況沙沒客氏家產，原應入官，不便存留。你們可代我寫個奏章，將銀兩物件抄還，連這租息，一概並繳。」長史答應了，又稟道：「公主現在動用，無從支取，作何打算！」瑤華道：「我另有攜帶銀兩，你若用度不來，先來支取便了。你先趕辦這個奏章要緊。」長史們退出去了。

瑤華仍舊到樓下，一同商量道：「我的意思，這右邊空房，先教兩個令史搬在屋裡看守，就不必帶他們去。這三進修好的內屋，只令這八個宮女住在這裡看守。外間群房，仍交與那護衛們居住。這些人原是平常日子使喚的，軍前原用不著他們。」梅影道：「只好這樣安頓，但日常用度，也要打算存留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容易，我提出一萬兩銀子；交與令史，或買莊子，或存放大典鋪，生出息來，每人每日額定口糧，教他們就散給夠了。」素蘭在旁笑道：「這都容易，只有一件最難。」瑤華道：「那一件？」素蘭道：「這八個女人，關在這幾進屋內，也不知我們幾時班師，只怕一個不安靜起來，甚覺不便。」瑤華道：「也慮得是，只把他們仍寄在那兩家去，俟我回來，再喚來亦未為不可。」梅影道：「也處的是。」瑤華道：「長史要帶去的，我們隨行副史也要去的，日常應用之事，令這兩個辦事。現在行裝一切隨路自有，也不必狠再備辦，餘下也沒甚要緊事了。」素蘭道：「就目前光景，原沒有什麼事辦，若皇上將這些東西仍舊賞給我們，那事就多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到那時再商量。」

回過頭來，見十三副盔甲，排在疊衣桌上，瑤華令周青黛一件一件的打開，看這幾個人可合式。周青黛都打開了。瑤華看只有一件製得最細，對素蘭道：「這副甲想必是我的了。」素蘭道：「自然，有金片鑲在上頭，別人也不敢穿。」瑤華道：「明日跟我去的人，都要戴盔穿甲，先檢四副與小廝們，叫他去請教人，怎樣穿法，習學成了，好來教我們穿束。」周青黛拿出交付了。一會兒，長史來稟：「京營五軍都督，二十四衛都來稟請，明日五鼓下御教場。」瑤華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又呈兵部軍政司送來大閱儀注，瑤華接著看，那儀注內開：主上大閱，升閱武樓第一層。隨駕文武俱在第三層伺候，俟奉旨欽點何員代發號令，即升第二層施行，今公主奉命代閱，應升第二層閱武樓，隨從人員在第三層伺候。當時簽點兵部堂官一員，傳宣號令，著其另點總兵一員，代執號旗佈陣畢，各演技藝。演畢，即選領兵府衛都司各員弁，再委挑選馬步軍兵三千名，先撤去存營兵丁，其出師軍兵另結隊伍伺候，祭大轟神祭畢，隨營司員同領隊武弁等，齊集稟恭，聽候號令畢，入朝覆旨，回府。

瑤華道：「阿啣啣，好勞叨的儀注。」隨先點出兵部堂官一名錢人龍，著令隨至御教場伺候登答。長史傳出去了。天已傍晚，催促排膳，一面將跟下教場人員派定，親隨婢女四名，小廝四名，值膳張其德、周青黛二名，長史一名，隨行副史一名。將軍發出然後用膳。吩咐明日三更起身，四更梳洗、排膳，五更下教場。於是各各膳畢，趕著就寢，自有梨雲、鬱李守更。

一交三更四點，即傳喚伺候人等，趕辦茶湯飯食，一面喚起梅影、素蘭，一起來請瑤華起身，先自手腳忙亂的趕著梳洗，再來伺候梳妝。瑤華對梅影、素蘭道：「一個女兒家，不學什麼文武藝，到這時候，在床上正好翻身再睡第二覺哩。我們偏偏生長王家，又習了這些技藝，身是女身，乾的都是丈夫家的事，豈不好笑？」梅影道：「公主榮膺王命，統領兵權，身歷其境，似乎不覺，若尋常丈夫家，夢也做不到一個。所以不遂者無非是個女身，但也有女身為帝王者，只要幹得出功業來，千載留名，又何分於男女？」

瑤華道：「事雖如此，但我的本懷只求清靜無為，得一至道，免受輪迴之苦，於願足矣。這樣虛浮榮耀，不過如電光石火，在人眼中一亮而過，徒增威福之罪，有何益哉？」素蘭道：「公主立定這個主意，更是深進一層，惟願守一不二，自然有志竟成。」